

治河情结及其他 文席谋 8/5/2004 于洛杉矶。

退休无事、写文章消遣、写的题材难免‘捞过界’。我原不是搞水利工程的。居然和水利题材结下不解缘。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在报上多次大谈‘三峡工程’。我独排众议、断言它技术上基本可行。如果政治上轨道、社会安定、工程可以上马。因而言中。十年后，‘高峡出平湖’。我松了一口气、但有人在说：“.....当然乐见其成、但还得‘等着瞧’”。

另一水利‘大事’是‘治河工程’。在报上看到有关黄河灾难的消息多矣！这是一专业中的专业。一般人很少人发表意见。我肯定新中国成立后对治河所作努力和改进。但我近年看过一些资料后、对治河方法有不同思维、找机会讲出来供参考。国人莫不关心黄河灾难、如果能想出认为较好方法来治理、将如骨□在喉、一吐为快。

我以往有研究‘地下水’和‘防洪’的经验。这次看过有关治河资料包括：1。1985年在纽约工程师学会图书馆转阅一些治河文献。印象中美国历来治河要务是着重疏浚。2。从一曾任治河总工程师的同学的信中、知道一些黄河治理工程进行情况。3。2003年在网络上读到 <钱正英院士谈探索治黄新思路：重新认识黄河> 的文章，4。阅读过几月前 <李国英在2004年全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5。多年来报上看到不少黄河灾情的文章。事实上我对上述资料并不完全了解。但能看出一些问题。

2001年在洛杉矶中央大学同学会上看到一水利系毕业以后在河海大学任教授的詹道江学长。两人促膝谈治河问题。我将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和他讨论。他鼓励我写成文章发表。以后我不断写了近十篇之多。少数在报上发表，多数收在我个人的网页上和 <澳洲汉声月刊> 发表。讯息时代写作容易为人注意。渐渐有‘伊美’来和我讨论，有人介绍我和国际泥沙学会接触。学会来信邀我参加今年十月在宜昌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泥沙讨论会’。也将我以往所写部份‘泥沙’方面的文章登载该学会的网页上。从这一网页我见到一些他人‘治河’文章。我肯定现行在黄河中上游建造名为枢纽工程的九座大型水库和加高加固中下游的堤防是正确的。前者在巨大洪水来时发挥调节洪峰作用。后者防止溃堤而形成的灾难。

我由系统分析形成的治河观念简述如下：

- 1。除尽可能减少上游泥沙进入河道之外、必须加强将河口‘拦门沙’排除到深海或‘尾间’之两侧。大量排除将使河道中积沙向河口崩垮移动。工作单纯而效果大。
- 2。利用新式水下电动排沙水帮浦和虹吸管将水库底部泥沙排到水库下游的‘岸边’。再运输到远地。以避免将库中泥沙排到黄河中下游形成悬河。现已形成3-5米高的悬河(有的高达10米高)。非常危险。
- 3。利用新式水下电动排沙水帮浦和虹吸管将‘悬河’的中央挖出 V 或 U 形河道。增加河道的冲沙能力。也减少两岸溃堤的可能性。
- 4。建造大规模水陆泥沙运输体统。将水库及河床挖排的泥沙输到低地或海岸造陆地。必要时以附近铁路复线和支线，建造特殊装卸码头、参与其事。
- 5。设计海口‘束流攻沙’和‘扬沙’系统。以增加洪流排沙能力。

以上述意见为主轴、我写了一篇准备在学会发表的英文论文名：“METHODODOLOGY TO TAME THE YELLOW RIVER COMPLETELY AND FOREVER”。该文已经学会审定准备印发。我将其意译成中文、中英两者都录在我的上述网页中。如无问题、我准备今年十去参加这次国际盛大学术会议。

七月廿九日 我收到下述伊美短信。

『文教授，您好，在网上偶然见到你的文章，(恭维话略)。我在XX水利委员会工作，从事水利研究20年，也愿意思考一些水利及人生问题，下面是我看过您对黄河治理意见的感想，.....黄河问题与同XX问题一样，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既打下社会政治、时代的烙印，也受人们认识事物、观测事物的角度影响；不同的争论观点难以以对错区分，与其去分析观点的正确与否，不如分析不同观点，所代表的看问题的角度；文教授的观点代表是处于发达美国、没有政治偏见、善良、科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者对黄河的认识；XXX观点代表是一个原国家水利部部长、有一定时代政治主张的水利领导者对黄河的认识，当今水利政治的主流是“和谐相处”；作为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我---当然，部分认同文教授的观点：黄河渗漏的观点，人为导沙、取沙。我的观点：地球温度变化---水量分配发生变化，洪水集中，淡水利用率下降---对黄河有影响；历史看，黄河是华北平原的母亲，现在的问题是---人为不让黄河改道，原来的造平原工作停止，出现悬河等新问题；宏观看，关键是如何安排黄土高原的流失土，泥沙本来是宝，现在是持宝不会用，需要从大局上规划黄河沙土的去向：引向低□地、海滩造地；未来看，未来将出现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将主要关注水资源问题，黄河问题如果不出现严重灾难将继续保持现状。XXX』

读后、我所担心的是：如果不采用更好方法，严重灾难难免。不可能保持现状。今年六月至七月北美世界日报出现黄河的消息、据我所见到的(我非每日购报)、有下述数则：郑州6/18电：黄河防泛、开始调水调沙。郑州6/19电：黄河三度调水调沙、横跨2100公里。郑州6/19电：黄河二级悬河处处、暗藏溃决隐患。北京6/19电：金星凌日后、黄河洪水时---天灾预测专家研究提醒。郑州6/30电：黄河中游、水调陷入紧张形势。济南7/4电：拦河闸翻板、山东4死。郑州7/3电：三门峡水库蓄水量不足、万家寨泄洪、黄河接力调水。郑州7/7电：黄河第三次调水调沙成功。.....

今年七月北美世界日报<上下古今>连续登载一篇<李锐落难廿年>万字长文。详细叙述毛主席五十年代如何以‘超英赶美’的信念、发动‘农业增产’‘人民公社’‘土法炼钢’经过。李锐如何有才识、如何被赏识重用、如何敢言力谏、如何被打成反革命、如何最后受尽磨折后获得平反。读后令人不寒而栗。孙总理说过中国人聪明、可惜像是一盘散沙。毛主席试作将散沙转变为岩石。新中国的‘雄心抱负’使中国从几乎不可能的条件做出原子弹、飞弹、载人火箭、核能潜艇、三峡大坝等伟业、奥林匹克世运会的辉煌成绩、以及近年快速经济成长和进步。使国人感到骄傲。有利必有弊。另一方面、蛮干付出大代价。浪费不少宝贵时间和资源。现在是既要团结、又不蛮干。下面故事作为谈助。

故事之一。小时在农村老家请了铁匠打制农具。很多人在旁观看。一坐在板凳上的叔辈长者指着地面一打就铁件对一十多岁的看牛牙仔说：“计云、把这链刀拿来给我看看得。”。计云弯腰拾起那链刀、手烫得发跳、居然忍耐将铁件拿送到叔老面前，受了大伤。叔老以后将这故事作笑话讲。我幼小的心灵中深不以为然。叔老不应如此恶作剧、事后更不应当笑话讲。而牧牛童牙仔不应以如此‘愚忠’来执行不合理的吩咐。

故事之二。八十年代一大陆来的同学来我洛杉矶家中。他在文革时受过苦难。但正在因某种关系非常得意。记得在车房在车厢取行李时，他手指拊在厢边，当自动厢门缓缓下压时、他居然不自动将手缩回。若非我将他手拨开，手指定被压伤。

故事之三。八十年代大陆政界名人胡乔木先生路过洛杉矶时和我一朋友成为‘倾盖之交’(偶然情况下变成知己)。别后常有诗文书函往来。胡曾言深悔当年不曾力劝阻毛主席发动文革。成为平生一大憾事。信中附诗有‘旧辄常惭输折槛’之句。按：‘折槛’典故的出处：“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上书愿借上

方宝剑斩佞臣张禹。帝怒欲诛云。御史将云拖下。云攀殿槛。槛折、以辛庆忌救得免。帝悟。命勿治槛、以旌直臣。”